

夔门诗魂

孙善齐 著

中国三峡出版社



夔门铸魂

孙善齐 著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中国三峡出版社

夔门诗魂

孙善齐 著

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海淀区蔡公庄一号)

西南建筑设计院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张:6.5 字数:125 千字

1997 年 11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 册

定价:8.80 元

ISBN7-80099-348-5/I·60

回望古典的瑰丽

代 序 言

收在这本中篇历史小说集子里的四篇作品，是我八十年代中期至今，陆续创作并在报刊上发表的中篇结集。

巧合的是，四篇作品的主人公都与长江，甚或重庆结下缘份。

公元767年，杜甫由成都流寓古城夔州（今属重庆），滞留了两年，创作诗歌400余首，其中名篇迭出。宋末在钓鱼城抗击元蒙入侵的民族英雄张珪，一生坚持抗元36年，在南宋灭亡以后，仍坚守重庆孤城，与元军血战，最后城破被俘，坚不降元，终于以身殉国。明末天才诗人、抗清烈士夏元淳，大诗人、反清志士陈子龙，奇女子柳如是，都是长江流域、太湖之滨的江南儿女。

母亲河长江哺育了他们，给他们以大江长河般的气魄和胸襟。最终，他们都以自己全部的爱恋灵慧，乃至最宝贵的生命，去报效故国故土，报效母亲河的滋养。

水生万物，而哺育万物，涤荡万物，其性至柔至刚至深至广，中华民族的美质心性，可以说是由黄河、长江塑造浸淫而成。因此，我为小说集中的一篇作品取名为“水之灵”，即水之魂魄也！

我挚爱英雄，激赏崇高，常为民族历史上那些壮怀激烈的节义之士而深深感动，自今心向往而追慕之。在物化和平庸日益泛滥的今天，以这些古代的先贤英杰为精神的楷模，以求得心灵的定力和超拔，于我，完全是发自内心的需求。将这些充分体现

民族精魂的伟丈夫书之翰墨，我坚信，将会大有裨益于世道人心。

书中的几位主人公，每一位都绝非庸常之辈，置之于中华的史册艺苑，无不光华灿烂，辉映千秋。杜甫，诗坛巨星，他在夔州的两年，人生虽然走到了末路，而诗艺却臻于化境，呈现出杜诗最后的辉煌。追仰其人其艺，不可不了解探寻他在夔州那段不同寻常的人生际遇。陈子龙，明末大诗人，卓越的爱国者，在江南起兵抗清被俘，最后以身殉国，他与旷世才女柳如是的一段情缘，虽千古之下，尚令人荡气回肠。而中国文学史上最负盛名的少年天才诗人夏完淳，其诗文慷慨悲歌，其气节高标天下后世。大诗人郭沫若感其事迹，专为其写剧本《南冠草》。宋末巴渝名将张珏，按历史记载在重庆城破被俘，在被解往大都的途中，解弓弦自尽。我却安排他被幽囚于大都，在就义前夕，在人生的本源上，同大元皇帝忽必烈发生一场正面的交锋。这并不单是为了好看，主要是为了充分展示他舍身取义的坚贞心志，眷恋故国故土的深厚情怀。

他们，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。

我怀抱一种崇仰之情，去塑造这些华夏优秀儿女的感人形象，冀希为民族精神的传承发扬尽一份心力。或许，由于自己艺术功力的不逮，未能达到追求的佳境，但是，我拥抱历史和文学的心却是真诚的。真诚，当能获得宽容和理解。

愿人们在走向现代社会的匆匆脚步中，跋涉在古老坚实的祖国大地上，有时能回望那古典的瑰丽，用心去倾听远古的绝响。

孙善齐

1997年11月

目 录

回望古典的瑰丽(序).....	(1)
第一章 罢宴坠马.....	(1)
第二章 笑傲西	(18)
第三章 京华碧血	(32)
第四章 瞿塘惊变	(44)
第五章 孤城落日	(61)
生死孤城巴将军	(75)
江南美少年.....	(117)
水之灵.....	(156)
后 记.....	(204)

第一章 罢宴坠马

—

唐代宗太历二年(767年)初夏,夔州古城,江风萧萧的傍晚。暗血般的夕阳,已经西斜了。半边落日吻含在壁立江岸的笔架山巅。瞿塘峡口左侧的夔州古城,雄峙于万山丛中。粉堞隐隐,旌旗猎猎,笳声苍凉。州城南门脚下,浩荡的长江闪着胭脂一样的金鳞,直扑双峰欲合的夔门。

座落在夔门西北侧半山上的夔州都督府衙,粉墙碧瓦,飞檐翘天。府衙门前,一对青石狮,圆睁怒目,咧开大口,狞恶可怖。石狮两侧的青砖照壁上,彩绘着爪牙毕现的夔龙,势欲破壁飞去。在这荒江绝城的氛围中,自有一番威严显赫的气派。

忽地,府衙朱漆大门上锃亮的铜环发出了一声“叮当”地轻响,旋即“吱呀”一声洞开了。只见一骑雪也似的白马破门而出,疾步跨下石砌高阶。马背上斜坐着一位微醺的老翁。他醉眼迷茫,恰似一株斜柳弱杨,浑身晃荡不止。此时,一位身着锦袍的官员,紧随着骑者,从大门口匆匆追出。他一只手撩起袍角疾跑,一只手急切地挥动着:“子美兄,请留步!你醉酒气郁,怎禁得纵马驰骋。待一会,小弟脱身以后,再同十二娘、仙奴送你回

襄西吧!”

骑者回身一揖，身子晃了晃，口里犹自含混不清地答道：“元——持——贤弟，请——回去，收拾残筵，就——就任由老夫去——吧!”说着，他着马一鞭，长长地苦笑了一声，便由着那匹马疾步驰驱起来。

骑者坐在马背上举目四望，但见晚霞满天，落日熔金，暮山凝紫，好一幅暮山孤城图!一阵江风吹来，胸中满贮的气郁随之飘散，他不觉长舒了一口闷气。

骑者一提紫色的丝缰，宛如腾舞起一道紫色的闪电。他抚着马背，爱抚地说道：“马呀马，你我相伴终年，你最知我的胸襟怀抱，你载着我快快离开这污浊的地方吧!”

那匹白色老马，似乎懂得了主人的意愿，它挺起竹披双耳，眼射精光，扬鬃奋蹄，如雄鹰击天，如白鸥凌波。倏忽间，便从千仞峻巅之上，跨上了江滨的羊肠小路。经粉堞，出天壁，直下荒旷的平岗。江村野堂不断涌入骑者的眼帘，下垂的马鞭、马勒在山路上凌虚而过。此刻，骑者完全陶醉在这无拘无束的纵马狂奔之中了。

这位名叫子美的骑者，即是生不逢时、一生坎坷寂寞，于今渐至末路，而身后却光焰万丈，诗名冠古今的老诗翁——杜甫。

杜甫一家老小六口，为避安史战乱，自至德二年(757)至乾元二年(759)，一直在离乱中奔走。乾元二年冬末，他们举家发同谷，餐风饮雪，历尽万难来到了成都，在浣花溪畔结茅屋而居。后来，杜甫在成都的庇荫，西川节度使严武暴死于赴京途中。蜀中失去肱股之臣，立时战云密布，灾祸陡起。杜甫一家只得买舟东下，好不容易才辗转到达巴蜀边城夔州。他原打算从此穿巫峡，下襄阳，北返偃师，重归京华，奈何身多疾病，旅资无着，衣食难继，一家人只得暂时滞留在这座孤城，聊以解除衣食之虞。

到了夔州以后，夔州都督柏茂林顾念他曾是朝廷近臣，又感念他曾写诗颂扬过自己参与讨伐崔旰的叛乱，对他一家有所眷顾。杜甫几经迁徙，最后在夔州西约里许的瀘西定居。

二

江草摇碧，江花欲燃，轻捷的马蹄狂奔着，白帝古城的飞阁重檐，已飞凌而过。

“欲填沟壑唯疏放，自笑老夫狂更狂。”此时，杜甫自觉宛如一位善骑射的翩翩少年。他似乎回到了开元、天宝的盛世，回到了无忧无虑的少年时代，同小伙伴们一起，在东都洛阳二姑母家忘情地嬉戏。他们骑在骏马上练习骑射，他以敏捷的才思抒写“饮酣视八极，俗物多茫茫”的豪迈诗章。在马背上，他长成了一个风流俊美的青年。他乘着宝马与轻舟，南下吴越，访问了王导、谢安的风流逸事。凭吊了吴王阖闾的虎丘剑池，吴太白的清庙。登上会稽山，访禹穴，游剡溪，泛舟在秦淮河上。又北游齐赵，与李白、高适同上梁园。诗朋酒侣，一起呼鹰逐兔，直趋单父，游猎孟渚。那些年，他们以天下为己任，舞剑论诗，好不快意。

安史乱起，繁华事散。八年血史，盛世难再。而今，马背上的神童，已经变成了一个五十六岁的衰翁。他白发过耳，左耳已聋，牙齿摇落，病肺消渴，风痺纠缠，已经全身都是疾病了。

但是，我真的老了吗？一生壮志，不愿成灰！几多功业，尚未建树，多少诗篇，急欲写就。夙愿未偿，我是不愿老死沟壑的。

此时，杜甫精神激越，继续纵马急驰。可是，胯下的白马毕竟年迈了，刚才一阵狂奔，使它瘦骨嶙刚的躯体，汗湿涔涔，急剧开合着的鼻孔里，喷着一股股粗气。

这匹老马，还是在成都时，严武馈赠给他的。当年，它随严武迎击吐蕃侵扰西蜀，攻城夺地，拱卫蜀中，立下许多汗马功劳。她的脖子和腿，都比一般的马稍长些，项下生着一卷栗色旋毛，前肩和后胯两侧，也长着对生的卷曲旋毛，她骨骼铮铮，五处旋花，是马中的神骏。可是，她的青春年华，已经在无休止的征战中流逝了。

当杜甫从阆州买舟东下时，杨氏夫人曾劝他将这匹老马卖掉，也好换回一些旅费，可是，杜甫怎么也舍不得。他一生最喜爱良马和雄鹰，赞赏她们的英雄姿态。若是卖与他人，岂不是让它徒作刀下的新鬼，枉充席上的佳肴。为此，他是万万不忍心的。他在生一年，就绝不委弃这匹为友为侣的良驹。他终于说服的杨氏夫人，留下了这匹老马，相依为命，一同东下夔州。

今天，连老马也理解主人的气闷，奋力地驱驰着。怎奈它气力渐弱，在攀越一座山丘时，前蹄突然瘫软下来，竟至倒卧在路旁。这一下，正在作少年之想的杜甫，那衰老的身躯就跟着摔倒在路边的乱草窝中了。

三

眼前的一切，昏沉又迷蒙，仿佛罩上了一层梦幻般的色彩。杜甫似乎沉醉了。在这种超然物外的沉醉中，他甚至得到了一种快意的解脱。

他觉得自己的身体变轻了，竟至悬浮在无所凭倚的虚空中，一阵悦耳的丝竹管弦之声，幽幽荡荡地飘来，恰似天上的仙乐，半入江风，半入轻云。

杜甫在昏睡中，回到了柏公的寿筵上。多么丰盛的筵席，金盘脍鲤鱼，玉鼎列山珍，美酒从巨觥里溢出，笑语在华屋里飞扬。

满眼是大红的纱灯，彩绘的丹柱，华美的寿幛。

威猛的虎皮主位上，夔州都督柏茂林满面喜色，拈须微笑。他是武将出身，方脸膛，浓眉毛，闪着鹰隼一样的灼灼目光。颌下一部浓密的络腮胡子，倒卷如针。今天是他五十大寿，特令佐吏元持在府衙里摆下丰盛的筵席，宴请州府众官和夔州名流。一时间，宾客云集，佳丽纷陈。

都督府青砖铺地的厅堂里，摆满了丰美的筵席。紫檀雕花的座椅上，列坐着推官、巡官、书记、主簿等幕僚，以及所辖各县的县令。夔州属山南东道，设都督府，领属三峡四百里之地。柏公盛筵，其豪奢的气概，俨然小国之君。

杜甫身着布衣，脚踩麻鞋，神情十分悒郁，他不愿意因谏诤言事，再引起柏公的不快，特地捡了一个冷僻的角落，与好友夔州别驾元持一起对酌。

杜甫已经多时不到都督府来了，他曾对元持说过：“不爱入州府，畏人嫌我真。”

柏公是一位赳赳武夫，他当年任邛州牙将时，同汉州刺使崔旰同为严武麾下的骁将。当时，杜甫由严武推荐，在严武军中任行军参谋，曾一同征讨进犯西蜀的吐蕃兵，相互交谊还算不错。严武死后，崔旰作乱，他曾起兵讨伐。后来，朝廷派宰相杜鸿渐入川平叛。岂知，这位宰相却畏敌如鼠，来到成都，他反倒接受了崔旰的贿赂，并保举他堂而皇之地作了成都尹。朝廷为了安抚起兵平叛的将军，对柏茂林等也都作了升迁，如此了结了一场曾使蜀中数万生灵涂炭的浩劫，就在这场交易中，柏公荣升为邛州节度使，不久又威镇夔州，颇得朝廷的倚重。

柏都督喜游猎，好宴乐，亲美色，这也是大唐雄踞一方的武将共同的嗜好。夔州一带，地瘠民贫，刀耕火种。为满足朝廷无休止的贡赋，贡给官吏无度的挥霍，夔州赋役迭增，诛求严苛。

年初为庆贺代宗寿，柏公又派员催征寿捐，搜求古玩，使夔州民怨日炽，百姓苦痛不堪。

两月前，为民请命的积习煎熬着杜甫，他曾专门趋府婉劝，要柏公谨记“不过行俭德，盗贼本王臣。以仁治夔，作一个洁白之臣。”却惹得柏公老大不悦。他双目飞白，仗剑离座，大声地训斥杜甫：“此地民风刁蛮，不严刑峻法，贱民无以知法度，无以仰威仪。今我皇大寿，小民理应报以膏血，岂有过哉！”说完，竟至丢下杜甫，拂袖而去。

杜甫领教了柏公的骄悍与自大，从此一连两个月，都没有踏进府衙一步。直到柏公寿诞，急需让杜甫讴歌太平，才请他趋府赴宴。再则，他居东屯时，邻居有一个父母死于兵役的少女，名叫阿稽，因生活无着，只得冒险去贩卖私盐。不料，前天却被柏公亲信、夔州牙将张龙拘押。为了救助这个不幸的少女，不得不去为她开脱。杜甫用心抄呈了一首内含讽刺的贺诗，喜忧参半地来到久违了的都督府，想找机会对柏公再作规劝。

四

此次赴柏公寿筵，大出杜甫所料，他竟受到柏公亲热的接待。

刚一见面，柏公就含笑相问：

“甫翁，多日也不到府中，难道本督有什么得罪不成？”

杜甫忙掩饰道：

“这……柏公，今夏大旱，我督促家人从香山接筒引水，灌水浇园，日夜不辍，加之衰病缠身，多有失礼，还望柏公海涵。”

“哈哈……”

柏公蹦出一阵大笑，“忙于农稼嘛，真难为甫翁了，今天，本

督到要成全你。夔州地僻民刁，不遵王命，屡屡犯禁贩卖私盐，按朝廷法度，一律拘捕，苛以重罚。其中多有壮健少女少男，甫翁可挑选一、二个，为奴为婢，你看如何？”

“呵，容我三思！”

夔民冒死贩私盐，不过为求活命，柏公怎忍心再敲剥之。但是，他一心只想救出阿稽，便请求道：

“多谢柏公美意！如果柏公俯允，我想求你将前些时拘捕的阿稽姑娘赏给老夫如何？”

“甫翁原来如此怜香惜玉，小丫头蛮俊俏的，本督当然应承，不过……”

“怎样”

“按朝廷律例，罚金是非缴不可的。”

杜甫默然，柏公道：“按成例减半如何？”

杜甫咬牙答应了。

“罚金半月内交清，否则，只有收入大牢。甫翁，你想想如今蜀中大乱，不养一支精锐府兵，怎可保境安民，而养府兵，只有取之于赋税了，本督纵有恤民之心，也不敢乱了朝廷的律令，还望甫翁鉴谅。”柏公沉吟片刻，又道：

“另外，今年大旱，本督已传令依旧例率夔民烧山求雨，想烦请甫翁以如椽之笔，代撰一篇《甘霖赋》，以上达于朝廷，想甫翁不会推诿吧！”

原来，柏公要同自己谈一笔交易，杜甫一时不知该怎样回绝。

“甫翁，此事利人亦利己，难道不愿玉成！甫翁知《六韬》有言：‘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，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。’古往今来，自天子以至庶民，谁人不绞尽脑汁，谋利夺名。本督自幼熟读经史，也想为国为民，建功立业。想当初，你我同在严公帐下，讨伐吐

蕃入侵，也是满腔爱国热忱。但结果怎样？攻取西蜀三州后，你我建言不能屠城，惹得严公不悦，严公帐下悍将崔旰起兵作乱，背叛朝廷，却因贿赂有方，朝廷反倒赐镇西蜀。我讨逆有功，因生性率直，却来镇守这边荒小邑。以甫翁你来说，三朝老臣，忠君爱民，却落得个东奔西窜，举家衣食难济，身居官场几十年，我算看透了。不妨乘势而动，随潮漫游，左右逢源。清水濯缨，浊水洗足，俯仰皆得，稳操胜券。”

杜甫想了想，答道：

“柏公推心置腹，我本不该执拗。但如柏公所言，则天下之庸才，奸猾之徒，莫不以灵活多变之嘴脸，投权贵之所好，而尽皆飞黄腾达。此等卑污之人，充塞朝廷，横行天下，那万千百姓，岂不要堕于苦海之中了。不择手段，取民膏血以肥己，与禽兽何异，何况，还要以奸徒之心计，百变之嘴脸，去逢迎上司，似此丧心辱节之事，我实不敢苟且。”

柏公早已听得不耐烦，摆摆手换了话题：

“甫翁，今日寿诞，无须争论，败了雅兴。来来来，快随我去校阅兵阵吧！”

柏公不由分说，拉着杜甫直趋东屯阅兵场。

东屯旷野，平展若案。东汉末年，豪强公孙述割据蜀中，在夔峡口东瀘水两岸屯兵聚粮，以此号为东屯。这是一片良田沃土，有公田百顷。杜甫至夔，柏公曾拨数十亩公田交他督耕取食。柏公将一块平旷的稻田辟为校场，以作练兵之用。

柏公携杜甫等坐于正对夔门的虎帐中，牙将张龙手挥令旗，指挥兵马列队冲杀。

激昂的牛皮大鼓咚咚敲响，金钲当当，号角长鸣，编钟石磬、管弦丝竹齐声合奏，战马嘶叫，壮士呼喊，军中女伎婉转娇歌，杂以官佐的喧呼颂赞之声。

杜甫当即听出，柏公今日阅兵，用的是皇苑之乐《秦王破阵乐》。太宗作秦王的时候，率军击破强敌，便在军中制成这支乐曲，每逢朝会大典，才令太乐署的乐正带领乐工在太庙演奏。在乐声中，要用一百多名环甲拥矛的武士击杀怒吼。想不到，而今朝纲混乱，各地牧守，拥兵自重，连柏公也敢擅用天子之乐。礼崩乐坏，末世之象！

杜甫还在怔神间，柏公却问：

“甫翁，某之军阵如何？”

杜甫直言：“古贤曰：兵者，凶器。保境安民，兵之正用。反之，兵足以挠民误国。”

未等柏公回答，校场东面赤甲山丛林中忽地传来樵夫的歌声：

明朝步邻里，长老可以依。
时危赋敛数，脱粟为尔挥。
相携行豆田，秋花菡萏菲。
子实不得吃，货市送王畿。
主人长跪问，戎马何时稀。
我衰易悲伤，屈指数贼围。
劝其死亡命，慎勿远奋飞。

此诗正是杜甫深感夔州军赋苛重，民心动荡，新近赋得的《甘林》诗。

“什么劳什子歌，军士，前去驱赶，莫让这些刁民乱我军阵。”

张龙气呼呼地传令兵士去赶走樵夫。

柏公愀然不乐，策马返回都督府。

酒宴，从中午一直吃到黄昏，酒酣耳热，花厅之内，更见热闹

了。猜拳的也有，行令的也有，投壶的也有，联句做诗的也有。恭顺的男仆，川流不息地上菜，陪侍的美女，殷勤娇憨地劝酒。吆五喝六的声浪，震动了轩敞的厅堂。

夔州乐营使——管理教坊和营妓的主官朱丹，带着一班官妓，调丝弄竹，吹奏箫笙，在花厅内漫舞助兴。那班官妓个个袅袅婷婷，娇媚的体态中蕴含着千般风情，只看得众官心猿意马，口流涎水。

阅兵得宠的张龙，形容委琐，满脸油光，已经喝得痴痴颠颠，语无伦次了。他那绿豆般细小的眼睛，射出两股色迷迷的光束，毫无顾忌地在美人们的周身胡乱地扫视。贪婪的目光，终于停驻在一位盛年官妓的身上。忽地，他瞪直了眼睛，就像一只饿狼，连目光都变得绿莹莹的了。

张龙摇摇晃晃地端着一杯酒，直凑到那位官妓的嘴边。他喷着恶浊的酒气，胡乱地嚷叫着：“美人儿，多时不见，想煞人也！今天本将军敬你一杯，快喝呀！”

官妓倔强地把头一偏，忙伸了葱管一样的玉手，挡住倾来的酒杯。张龙哪肯放手，他涎着脸，死粘在官妓的身上，硬是强行灌酒。那些青年官员，也巴不得此时闹出一番风流事来，大多拍手喝彩。有的说：“快喝！快喝呀！芙蓉帐里醉鸳鸯。”有的说：“张将军，试看谁攀章台柳！”

那官妓刚过三十岁年纪，她头戴水碧珠翠，身着绫罗彩衣，丰腴而美艳，宛如一朵盛开的牡丹，眉目间，却露出一股冷峻刚烈之气。此时，她粉脸绯红，满怀怨怒，连连地倒退着，一直退到杜甫僻处的桌边。

张龙借酒撒野，索性展臂直扑了上去，他一把抱住官妓的纤腰，“心肝宝贝”地怪叫起来，又吼道：“可想死我啦，快同大爷亲热一下吧！”

杜甫认得这位官妓，姓李名仙奴，原是长安宫庭乐长李龟年属下的歌女班首，昔日常为玄宗、贵妃献艺。安史乱起，玄宗幸蜀，仙奴与朱丹、李十二娘在长安被安禄山掳掠。后来死里逃生，历尽艰辛，奔往蜀中见驾，那时玄宗已经自顾不暇，她们哪里又能见到寡恩的皇上！在流浪卖艺的途中，她们一齐投奔到柏公的官衙中。柏公自诩为怜香惜玉，收留了她们，让她们陪宴侍酒，歌舞野猎。后来，柏公治夔，又随他一道辗转来到了夔州。

华屋盛筵，乌烟瘴气，几位老年官吏，连连地摇头、叹息着。元持素与仙奴、李十二娘友善，怜惜她们的遭遇，这时，也气得面红耳赤。但是，他看见柏公依然含笑酣饮，只得将一腔怒气忍着。

杜甫再也看不下去了，想皇宛女乐，如此不幸，朝廷命官，恁地无耻，那一股耿介之气又引动了。他颌下那络灰白的胡须微微地抖动着，疏落的牙齿，紧紧地咬着下唇。风暴，在他的胸腔里撞击，奔突。忽然，他重重地以掌击席，桌面震动了，酒杯倾倒，杯盘翻滚。同时，他喟然长叹了一声：“乐伎也是人，朝廷命官，怎可如此轻薄！”

重浊的击席之声，庄严的抗议之辞，不啻在花厅内炸响了一声惊雷。张龙那执在手中的绿玉酒杯，“砰”的一声，跌落在青砖地上，摔碎了，众皆愕然，花厅内，一时沉寂无语，柏公也急速地伸着头，向杜甫这边探看。

张龙这才松了手，仙奴趁此挣脱纠缠，连忙跑到帐幕后面去了，张龙偷眼一看，柏公不悦地瞅着自己，才悻悻地退下，一边不咸不淡地说道：“我当是个什么有脸面的人，原来不过是个捡剩饭吃的腐儒。”说完，故意高声地吆五喝六，同一班狐朋狗友毫无顾忌地大嚼起来。一直挺身站在桌旁的杜甫，气得浑身乱颤，竟一直忘了坐下。元持轻轻地拉了他一把，悄声说：“再说恐生不